

文化印记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1948年11月打响,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参加,在华东、中原、华北等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经过60多天作战,基本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和纪念馆建成开放;2007年7月,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2020年,纪念馆启动改陈工程,2021年7月1日,基本陈列“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历史展览”正式开放。该展览以“人民的胜利”为主题,设序厅、传承厅和“两种前途 命运决战”“逐鹿淮海 决战决胜”“人民战争 深厚伟力”“革命英烈 永垂不朽”四部分,用2066件文物藏品、1200份档案、1100张历史照片和20余处场景,全面展示淮海战役的战斗历程、历史内涵和革命精神。



淮海战役纪念馆主题雕塑“运输线上”。

淮海战役纪念馆

在这里,读懂“人民的胜利”

文物镌刻英雄故事

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数量庞大且类型丰富,既有记录作战过程的文献,也有作战所用武器,还有油灯、独轮车等生活、生产物品,其中一级文物38件。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台是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淮海战场的“无声传令官”。这台设备日夜运转,用于接收中央军委指示、指挥部队作战,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至要至盼”的宿县攻城指令到中央军委明确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电波串联起作战前线和指挥中枢,见证了战役方案的完善与多场硬仗的胜利。

“最后一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当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共出动543万人支援前线,或运输物资、或缝制军装、或转运伤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纪念馆里有一件特别的国家一级文物——山东特等支前功臣唐和恩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的小竹竿,长1.06米,上面密密麻刻着字,细看是一些地名。1948年秋,唐和恩响应号召,参加支前小车队。他带领小队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走累了就拿小竹竿当拄棍,遇到河流阻挡,就用小竹竿来探深浅,风雪淤泥中用它摸索道路。唐和恩每到一地,就用针尖把地名刻在竹竿上,共刻下了山东、安徽、江苏3省88个城镇和村庄的名称,行程长达5000余里。淮海战役结束后,唐和恩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荣誉称号,他带领的小队被评为“支前模范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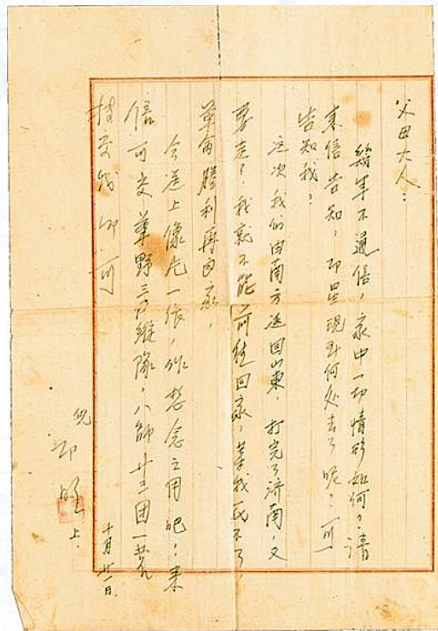
“父母大人:几年不通信,家中一切情形如何……等我死不了,革命胜利再回家,今送上像(相)片一张,作想念之用吧……”1948年10月21日,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8师23团1营的政治教导员孙即明给山东老

家的父母寄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封家书。当年12月14日,在总攻黄维集团的战斗中,孙即明壮烈牺牲,年仅24岁。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面展墙上陈列着一封烈士家书,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

真切体验历史场景

为了丰富观众的参观体验,纪念馆将表格、图片、视频、实物等组合展示,并设计了多处互动体验场景。

“没有桥腿,我们当桥腿。”在“十人桥”互动展区,视频中展现了战士跳入河中组成“人桥”的情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7师79团在追击敌军途中,被十几米宽的河流挡住去路。为了快速渡河,副排长范学福等带领战士们跳入冰凉的河水中,



孙即明烈士家书。

用身体做桥墩,架起一座人桥。他们架设人桥长达75分钟,让500余名战士过桥。

“我撑得住,你大胆走!”在可掀起的拼接桥面下,冷气阵阵袭来,孩子们模拟人桥架设,按任务卡分工,蹲下充当“桥墩”,尽管累得腿软,却始终未松开托板。大家在这场体验课中直观体会到架桥战士们遭遇的困难,深刻感受战士们的坚守与担当。

支前小推车推起来有啥感觉?展厅里,观众可以亲手扶住车把,推动负重的小推车,体验支前民工的艰辛。当年,山东省泗水县模范运输团1054名民工,冒飞机轰炸、忍饥寒交迫,为前线运输粮食、物资,原定6天运粮4.5万公斤,却仅用3天就运粮5.6万公斤。互动体验让那段军民同心的壮阔历史鲜活起来,也让人深刻读懂“功劳车”承载的磅礴力量。

“战友们,我们永远想着你们,你们为党、为人民的利益、为中国的今天献出最宝贵的生命。我要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为党、为人民奋斗。我们记着你们,你们就活着!”在“我想对你说”互动体验区,老兵潘宗道拿起墙上的话筒留下留言。这面墙上挂满话筒,让观众与270位烈士“对话”。参观者可以通过话筒聆听烈士故事,也可以录下想对烈士说的话,其他观众也可以收听这些留言。

打造“行走的纪念馆”

为了更好地传播弘扬淮海战役革命精神,今年3月以来,淮海战役纪念馆创新打造“行走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直通车项目,将红色教育从纪念馆延伸到基层一线。直通车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军营等,成为徐州红色教育的“流动名片”。

红色文化直通车采取“点单式”服务模式,针对不同单位的实际需求,提供个

性化教育方案。该项目精心打造了“3大主题展览+4类专题党课+10个红色故事”模块化内容库。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采用情景式、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方法,让红色故事更动人。纪念馆联合徐州市解放路小学等学校推出“清明课程+烈士图片展”,通过沉浸式教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联合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红色故事会;邀请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参与《英灵的追思》等红色故事宣讲,让革命精神在讲述中传承。

“这是烈士用过的文件包吗?”一名小学生看着展板上的展板问道。今年9月,徐州市解放路小学迎来一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行走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红色直通车来到校园,讲解员将革命先辈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入神,不断提问。近年来,淮海战役纪念馆举办的“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精品文物展”“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淮海战役支前文物图片展”“解放——华东地区解放战争重要战役史料图片展”等一系列精品展览走向全国。今年推出的“决胜密码——淮海战役文物史料展”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该展览专门为青少年打造,设置了史料翻板、互动体验、实景模拟等展项,把展厅变为集历史、思政教育等于一体的研学教室。除了大力开展公共教育,淮海战役纪念馆还不断加强文物征集以及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整理。2014年至今,纪念馆工作人员奔赴全国26个省区市,累计采访淮海战役亲历者795人,征集文物史料1300余件,采集口述史影像资料61580分钟,整理口述资料450余万字,并编辑出版《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为淮海战役研究增添了翔实资料。

尹晓宇

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近日开放

159组文物文献 打开了解江南文化入口

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回廊中穿梭流连,欣赏尺牍花笺的清雅、细观宋刻宋拓的厚重,阅读手机题跋中的往事,探寻江南文化基因。

“擅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近日在上图东馆向公众开放。作为上图一年一度的馆藏精品大展,本次展览精选159组(件)文物文献,系统铺陈苏州潘氏六代家族成员在著述、交流与典籍收藏之间经纬交织的轨迹,以古籍、碑帖、尺牍、书画等,为读者打造一个了解潘氏家族、江南文化的鲜活入口和学术研究、区域互动的平台。

文物和文献组合展出,提供全新视角

“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开放包容、经世致用、优雅深邃、精益求精等精神品格。苏州潘氏家族以世代递藏金石鼎彝、典籍文献为名,是促进江南文化繁荣和壮大的中坚力量。”上图副馆长林峻表示,作为苏州潘氏家族文献、家藏文献的收藏重镇,上图意在通过本次展览,呈现清代以来江南社会的文化生态和人文发展,促进社会公众拓展对江南文化的感性认识,助力专业学者深化对江南文脉的学理研究。

纵观潘氏六代,其藏书的两大高峰当属潘祖荫之滂喜斋及潘博山、潘景郑之宝山楼。滂喜斋所藏古籍,以宋元刻本为精华,本次展览展出近二十部滂喜斋旧藏宋本,如《东观余论》《算经》四种、《侍郎葛公归愚集》等均为海内孤本。宝山楼所蓄多名家稿钞校本,如王昶所辑《青虚山房集》底稿、章太炎早年著作手稿《左传读》、王乃昭手抄本《陆右丞蹈海录》、陈俾手校本《汉书》等,都在学界享有重名。

展厅中,不少藏品为首次公开展出,如唐寅手批宋本《通鉴纪事本末》、刘熙载殿试策之原件等。“即使不是首次亮相,因为与关联文献组合展出,也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本次展览策展人、上图研究馆员梁颀以《金石录》“十卷本”为例,虽非孤本且经伪饰,然景经名家收藏,煊赫书林,不減其独一无二的身份。“十卷本”上有众多名流题跋、题咏,收藏印记竟达三百枚之多。

其中,那方由“十卷本”第三位藏家冯文昌始刻,后继一代又一代递藏此书的鲍廷博、江立、阮元、韩泰华直到潘祖荫都亦步趋加以复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印,被视为“藏书史上”的身份图腾。当年阮元在得此珍本后,并未闭门独自赏玩,而是托友人即刻送往远在京城的恩师翁方纲处。时年八十五岁高龄的翁方纲获览此至宝,欣喜异常,将其置于案头摩挲数月,亲自校勘并留下数段题跋,还写下了《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颂扬《金石录》及其藏家。此次匹配《金石录》“十卷本”一起展出的翁方纲寄给阮元的诗柬与手札,是这段藏书史佳话的见证。有意思的是,时日无多的翁方纲在信中依然谆谆嘱托阮元访求宋刻《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从中可以看出乾嘉这一代收藏书家以宋本为尚的价值观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

《许真人并铭》被誉为“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此次匹配展出的是潘祖荫批校的《读书敏求记》。“潘祖荫基本不在自己所藏的珍本上题跋,甚至连收藏印也鲜少盖,如果不是侄女潘静淑留下的一行小字题记,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它也曾经是潘祖荫的囊中之物。”梁颀说,潘祖荫这种习惯做法到底出于什么理由,至今仍是谜。不过,潘祖荫在他随时翻阅的普通本子上倒是会留下不少批语,《读书敏求记》上就有他光绪四年至十六年间的多则题识,让我们得以了解其对书和碑帖的一些真实想法:“余酷嗜宋本,而不喜理字书,虽宋本勿问也……嗜金石,而凡《兰亭》《圣教》《乐毅》《黄庭》等,虽北宋精拓勿问也。”

编织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关系网

“擅古”意为积聚古物,取自潘祖荫藏印;“继美”,典出《新唐书·贾至传》,指家族英才美德的传承。展览以此四字为名,旨在探索苏州潘氏代代传承的文化史事和收藏脉络,解析江南文脉的发生发展和构成理路。”梁颀说。上图一年一度的馆藏精品展,基本上展陈馆藏级别最高的珍本。今年跟以往有所不同,在文物之外,增加了一个文献的维度,既呈现潘氏收藏的典籍精品,又展出大量家族成员的著述手稿、尺牍等,包括潘奕隼手辑之《三松堂鱼素存存》、四朝元老潘世恩的自订年谱、诗笺及家书、程庭鹭等为潘遵祁所绘《西园图》等。双线并行叙事,为观众编织一张跨越地域与时空的文化关系网,深入阐释江南乃至中国藏书文化的核心旨趣。

比如,修复后首次亮相的《潘祖荫致陈彝手札》,有潘祖荫致陈彝的信札数十封,信中所述皆与光绪十六年近畿水患赈灾之事相关。这幅长卷,所录皆为潘祖荫就此水患赈灾筹措诸事给陈去信,详细记载了请拨粮饷、募捐筹款、安置灾民等各项事务,是研究晚清赈灾制度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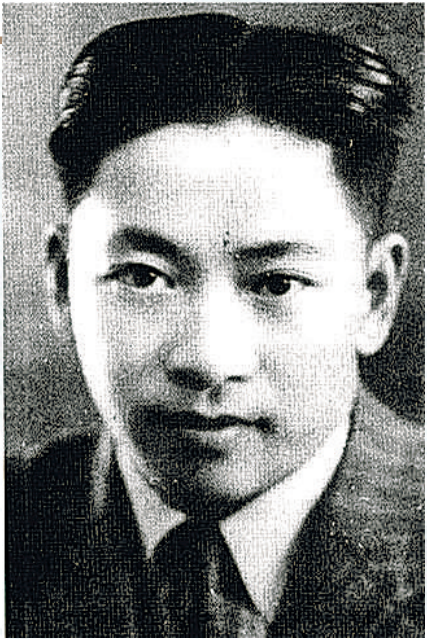
西周吉金重器大孟鼎、大克鼎先后辗转入藏攀古楼,为金石学史上的重大事件。潘祖荫搜集拓片、组织考释,可谓不遗余力,具见于他手中汇总的多家孟鼎与大克鼎考释文字。至于大孟鼎的入藏过程,更像是一则牵动人心的故事,本次展览通过潘祖荫留存至今的往来书札——道来。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在推出同名图录的同时,编写了普及本《潘家的书笈》,并将举办一系列公众讲座,让更多人了解重点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

李婷



宋拓孤本《许真人并铭》。



赵家璧。

1335弄,迁居至山阴路192弄(大陆新村)53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赵家璧的儿子赵修义曾在文章中回忆过大陆新村的房子,“住处很小,但是离鲁迅更近了。我同姐姐曾多次向他表示,我们都住在沪西,最好你也搬到沪西,便于互相照应。他坚决反对……他说这里靠近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

沈琦华

探寻赵家璧在虹口的出版往事

赵家璧,出版家、作家、翻译家,曾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书》等大型丛书。

赵家璧曾在虹口区的哈尔滨路258号、溧阳路1335弄3—4号、山阴路192弄53号居住。

良友织文网

赵家璧1908年出生于上海松江,在光华附中就读时就主编了中英文季刊《晨藏》。升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后,赵家璧选读了徐志摩的所有课程,深得徐志摩赏识。徐志摩当时曾对赵家璧说:“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蜘蛛网,你如有爱好文学的素养,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地往上抽,就会有一天,把整个蜘蛛网拉成一条线。所以,你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别的许多好书。”

大学期间,赵家璧在“中国画报之父”伍联德创办的良友图书公司半工半读,主编学生刊物《中国学生》和《一角丛书》。1932年大学毕业后,赵家璧正式入职良友,成为文艺出版部主任。同年,赵家璧在郑伯奇的介绍下拜访鲁迅,开始了

两人间的诚挚交往。一年后,赵家璧创办《良友文学丛书》,收入了鲁迅编译的小说《野草》《一天的工作》,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知名作家。

后来,赵家璧萌生了系统整理中国新文学运动理论文献与文学作品的念头,《中国新文学大系》便应运而生。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于1935年—1936年出版,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鲁迅编选《小说二集》,散文卷由郁达夫和周作人主编,诗歌集由朱自清主编,戏剧集由洪深主编,阿英主编《史料·索引》,总序则请蔡元培撰写。据《鲁迅日记》记载,1933年到1936年间,鲁迅致赵家璧书信达49封,原件现存45封。这些书信记载了鲁迅与赵家璧的交往以及他们为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赵家璧将之精心装帧后捐献给国家。

在鲁迅的建议和指导下,赵家璧还出版了麦绥莱勒袖珍本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我的忏悔》《光明的追求》《没有字的故事》四种,以及鲁迅选辑的《苏联版画集》,以推广现代版画。当时,赵家璧在《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一文中曾经提到过良友图书公司设在虹口的北四

川路851号,“底层是门市部,后边是印刷厂,编辑部在后部三楼……”

晨光映书香

因为战事来袭,赵家璧一家转移到后方,1945年8月才返回上海,当时居住在愚园路。赵家璧白天在报社上班,晚上则是想方设法筹建晨光出版公司。后来,赵家搬到哈尔滨路258号,赵家璧的女儿赵修慧曾回忆,1946年11月,这个设在赵家客厅里的出版社,首先出版了老舍的《四世同堂》和巴金的《寒夜》,接着《志摩日记》《围城》等相继出版,名动一时。《围城》当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引发文坛争论,褒贬不一,但赵家璧看好它,决心出版《围城》。赵家璧此前并不认识钱锺书夫妇,《围城》书稿也是由作家陈西禾递来给赵家璧的。据说,赵家璧与钱锺书没有签出版合同,甚至没有互相谋面。初版《围城》在1947年5月与读者见面了,书上印着出版社地址:上海哈尔滨路258号,那一年赵家璧39岁。

晨光出版公司扩大发展后,赵家在1948年1月搬去了溧阳路1335弄3—4号。1966年,赵家璧离开了居住多年的溧阳路